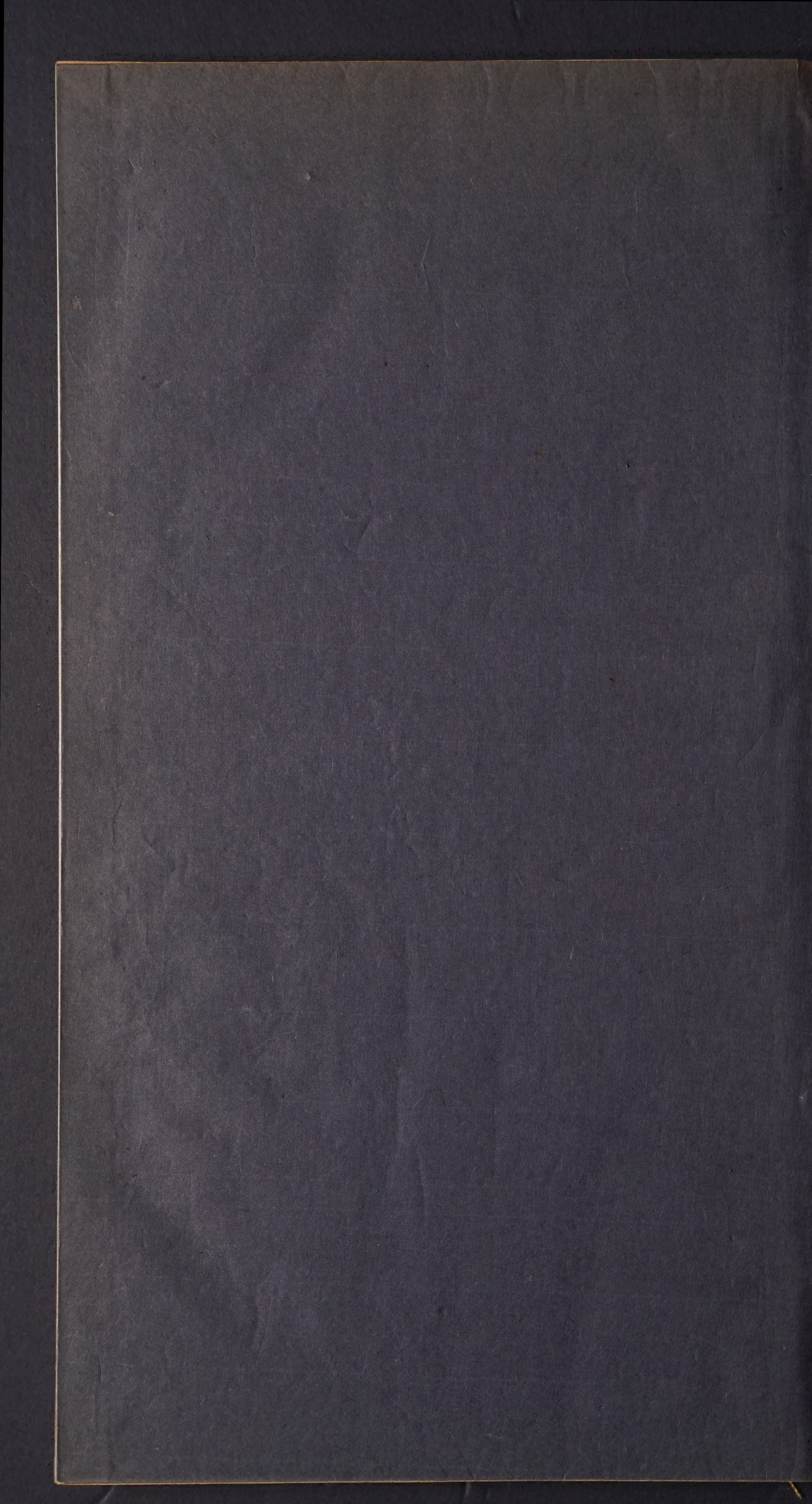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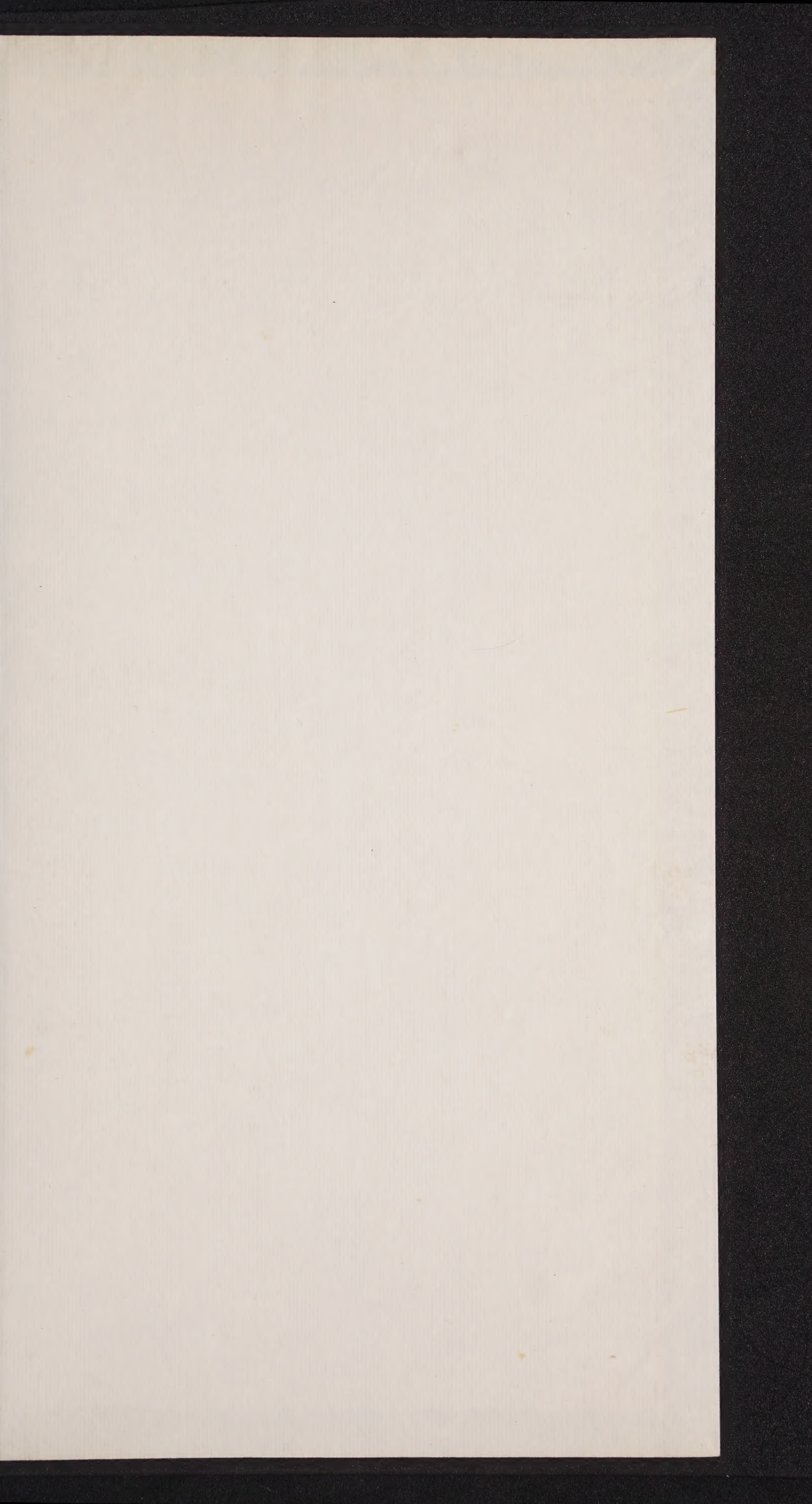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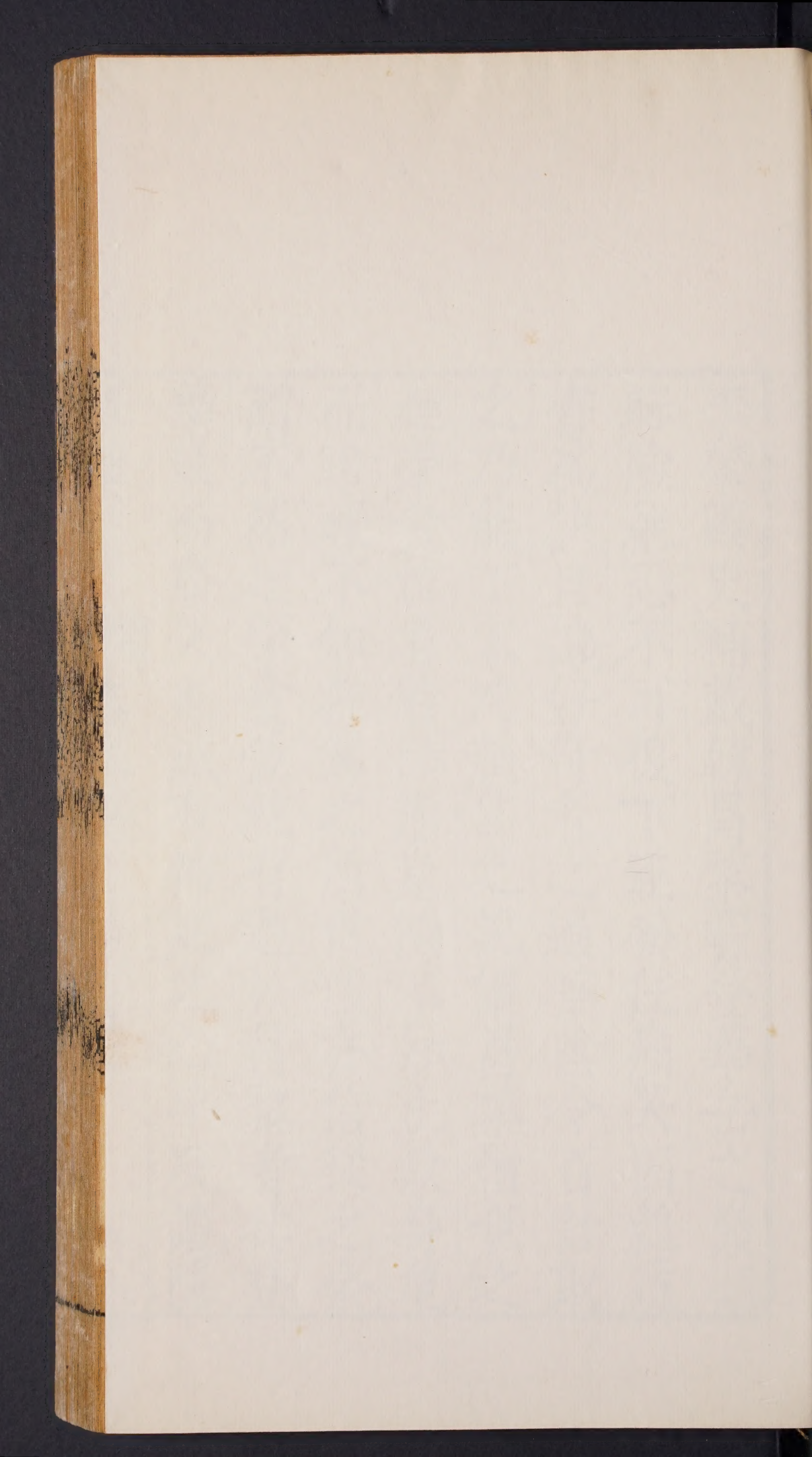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眎險絶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宋沈顏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踣蹶不知税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

居詩話引昌黎贈張籍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天所司刑泉神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蘇漨拳竘梯颸颭伶傳悔狂已咋舌垂誡仍鑽銘則沈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

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

釐子病誡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
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況
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
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
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
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
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

韶即爲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蔿敖又爲蔿艾獵杜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隷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又云高楓敀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寒食

寒食節荊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

既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
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泠
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論太
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
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
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爲并州刺史以盛冬
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
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

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値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絶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

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疑蓋傳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甚爲謬妄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

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上古獨鄭正則

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
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
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
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勑上墓以寒食
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
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
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
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

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礬漬米搗
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
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
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䭀飯
楊義與許遠遊書故服䭀不即此物陶隱
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
天竹葉煑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
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䭀

飯光潤碧霞漿余里中烏飯即此法也第
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
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
明誤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
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
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

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
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
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
於北齊張稷爲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
禮接未嘗呼名呼爲劉四張五前此未聞
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

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氷壺寒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欣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即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殖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以爲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illegible]一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illegible]冬官左祖右

社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渡而
祀爲祖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
神謂之祖晉稽含祖賦序有事於遠者吉
凶借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爲祖神矣又
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
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
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
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

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爲之道經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僞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删之佛藏擬所存者

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
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
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内使守西
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
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
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嗇舌駃不能宣上

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

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即張子野詞垂螺近額髻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即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荆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對毛脩也詳毛脩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孚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勑三十卷行于

世弟定審覔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摳

衣受業著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冠者用冠者五六人又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眞蹟不可復覩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

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鼂閂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鼂閂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牖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屋胞陋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

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嘷狗是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

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昂有寵妓人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閲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

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即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婦人不宜稱姬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寔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

之妄耶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五刑

古今攷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顙截鼻刖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耶有宮刑

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
世之詳悉苐其大槩在黄帝時皆已創立
五刑其或起于黄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
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
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其墨幪其臏處而
畫之犯宫者履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
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屝當
刖艾韠當宫是以尚書曰五刑有服故凡

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官者請再考之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釗書也德釗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及閱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荆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脉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

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

臘當作蠟余偶閱一內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歳之臘也

受財産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産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

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弄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欵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尊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蓴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艸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眞身如蛇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其人豈眞如鶴如虎哉陶弘景乃疑佛氏

所迹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王五帝何恠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内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葢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爲謚也故三王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爲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爲

韻竹以堅爲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
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
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
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
如瘠地之竹或岩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
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
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
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爲

藥石而肥者爲疢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今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以是藥樹爲有誤及閱麗元英文昌襍錄亦爲藥樹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大

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阿保機時李琪譔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虜中云虜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諸

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餘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并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曆之前迄至呂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曆法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云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

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姻嫪

今世諢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婿曰姻嫪姻胡故切嫪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幸曰嫪毐者正義云嫪郎到反毐酷改反索隱云嫪姓毐名漢書注嫪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

世人罵淫曰嫪毐廣韻亦云毐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婿爲姻嫪也其起於毐耶是嫪毐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漫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若窶子貧氓即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

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晉江傅公夏器祖墓有一石筍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筍爲貴徵其族人妬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于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别爲樂蓋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舍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一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一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為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

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種也若

杜少陵詩西窻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冬而種竹石林避暑録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䟦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䟦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燠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

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久
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
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
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
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疑耀卷之六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録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辯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總紀談謂飲茶

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荈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荼郭璞註可以爲羮飲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

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即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俾鵞頭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葢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畋聞見録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即懷詩文求見濟

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
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
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
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
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
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

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葢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録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啟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

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
立楚而號曰張犄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
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
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
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
責由而責求曰求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
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
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傳亦
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

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

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五秉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卽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之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爲堯舜揖遜之區

蓋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甲與東里徼訟三年不决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刲羊以血

灑社讀王國甲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
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
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冤歷
數官皆不能直有二郡守復判此獄而郡
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
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冤者得
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
能知曲直況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

鹿而况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叔愼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矣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啓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

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籛皋陶伯益三人而皋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籛或云即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别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旣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旣立其子俄又奪之

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弒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任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

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自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度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象封象於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庳音相

近也余按幽明録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
子城今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
南康記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
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統志於南康不載
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歟
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
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
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統志又云始興鼻

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
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
取而返夫銅人殉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
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
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
始興之鼻天子爲庳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慫慕孟子必有所據纂異

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
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號泣怨
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
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
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苐所述夢中
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又孟子語也
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既死而亦

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
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
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甞
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
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玄教烏
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揖爲九言余撿諸本皆云洞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

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温公之貧

今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户糧少者共立一户此宋制也司馬温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户謂糧少不自立户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户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

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

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辯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

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比伏羲之琴也樂録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録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

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宫其次商角徵十二絃少宫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脹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即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

之耳此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宫少商二絃始於周矣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

即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蘇河簡河
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
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
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
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
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為兩説
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
戾者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與

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鎮閼八流以自廣宜蔡九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犯之郎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盡平乎酈元水經獨自九

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今兖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以鄭元為正今之治河者輙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眞僞難辯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

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
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
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
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
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
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
龍出没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泛水
三曰滲沙三曰魚食泛水輕浮水面善水

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泥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真僞莫辯余故録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皐襍録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

是矣獨云隸多凹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歐陽修之集古録趙明誠之金石録皆未及也豈漢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紫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紫桑之山郭景純曰紫桑山在潯陽南共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紫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紫桑

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蔕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拳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蔕牢之說殊不然也

消摩

呼藥爲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碩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履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

上令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
犛其擊壤之遺乎獨吳盛彥有擊壤賦曰
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
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令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爲馬軍乾
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
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木尖俱不能毀

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今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爲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爲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菽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東門之枌其卒章貽我以握菽菽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菽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

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文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檄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

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
秘書省所藏鍾繇眞蹟甚多獨年久漫滅
散亂乃令與嗣韻之爲千文未知孰是今
世有鍾繇千文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
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目白木香者爲
骨卽令牙香粗幹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

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於烈日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珠蘭今俗云傳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子花皆可為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即其人耶獨未言

艾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為之當不減樹蘭也樹蘭獨産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為本故曰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

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為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謷謷鳥哺鷇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為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也聲謷謷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卽朔之假為隱

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爲徇實以其仰食於人爲鷇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爲寉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賖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訕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

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枝春夏
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
匯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
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
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
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充裀褥而巳方勺泊
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爲布布上出
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郎古白

氎布也氎氎音牒第余鄉旣未有以木棉爲
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爲何
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白屈眴布卽
白氎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
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
敏遯齋閒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
棉爲之不知六祖信衣卽林邑等國所產
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録又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剗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文采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尚近其詳著

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
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
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
說道婆崖州人則泪宅編謂海南蠻人能
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
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泰洮間織褐試
倣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
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聲稍轉

爲家貝或云非木綿乃林邑所產疑即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爲朱提非是蜀之叙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爲朱提亦可以金爲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即爲朱

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强吳次之而蜀爲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葢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襲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

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
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
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
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
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
爲主彼亦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

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葢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録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辯姑以周禮注疏辯之賈公彥謂吳越地

南而星北葢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大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况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

以日月薄蝕秒忽覩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其地當某宿亦姑取其槩耳今譔郡邑志乘者卽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辯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

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抑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揆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纏度故以斗牛而占吳

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

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

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葢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即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

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
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
故黄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
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即負擔流離之際不
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
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
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
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為民即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為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邰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間不窋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

大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爲即位之十一年葢因二年後方訪

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
即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
文十三年爲正

河清酒

藺溪河清酒自宋元已有名第其時已有
甘滯不快之訾見范成大驂鸞録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令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吉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於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即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陽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巳爲民祈禱至於雨陽愆期之日又復爲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

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爲人奴者必髠其髪又以鐵束其頭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髠鉗爲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髠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亭字與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即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旣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辯其爲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爲夜明星隕卽是本夜旣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沉荔枝

余鄉噉荔枝多以燒酒沉之卽製荔枝酒

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証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吕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

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爲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爲觀

奕一以爲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爲柳下惠之弟不知黄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爲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

醫人亦稱爲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别有名字也

今隷

隷有古隷有今隷今之楷書卽今隷也世言隷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隷則隷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隷自出古非始於

秦

藥箭

兩粤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楊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楊子雲答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賫

白素三尺問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旣稱弱翰又稱筆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沍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家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即可書數行携之出第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携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即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霑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强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橫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髆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爲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至宋咸平中通判

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
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為
餘事煉氣服食為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
問以養生復古以安與和荅之東坡南遷
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
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子目見而身履之

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戢之語謂此碑與劉文饒同建詩爲不誣余謂此碑固漢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中郎筆猶王子敬好書洛神賦故世一有洛神賦輙以爲子敬書耳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者

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
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
曰即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
産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
肥如南二十里秦為離支縣漢為令支春
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
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即墨台氏
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

孤竹君爲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即
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
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
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即此墨台氏
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纂鄭樵
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爲
氐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
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

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
爲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
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
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
既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遐有陳
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史行于世顧不
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
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

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

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聊
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
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
蓋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
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
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乃復
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
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玄鳥也契

之母吞玄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
孔者所以紹祥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
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
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
屬强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
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爲
姓者葢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
以孔爲嘉美義耳

癰疽瘠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瘠環者瘠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雎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雎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雎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瘠爲姓其

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瘠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尫因其尫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瘠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瘠務故呼爲瘠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某小者爲小某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王荆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捽以景遇

備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荊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荊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荊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荊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精舍

精舍二字始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
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姜肱傳盜就
清廬求見注清廬即精舍也晉孝武帝奉
佛立靜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是佛家所
居當名靜舍惟吾儒乃得名精舍及清廬
耳三國志注江表傳干吉來吳立精舍燒
香讀道書製作符水療病則道家亦稱精
舍矣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觔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七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

非眞骨血耶一笑一笑

疑耀卷之六









